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九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魏

鄭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濵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

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漢書地理志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朱註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

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許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晉自獻公以後俗漸荒侈此詩每刺儉勤知其猶未并於晉皆魏詩也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虞惇按晉滅魏而猶存魏之詩衛并邶鄘詩皆衛之詩而猶存邶鄘之號皆聖人興滅繼絕之心也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服蒲北反

興也　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　朱註女婦未廟見之稱也　毛傳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褸襋領也　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　孔疏服之整治之也

鄭箋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　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未廟見而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提提安諦也宛然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也　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張氏曰儉雖失中非惡德也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虞惇按好人服之朱子云好人猶大人也今從舊又云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自作玩其辭氣未必然凡說詩而必拘於詩恐亦未免於高叟之固矣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虞惇按公路公行皆官名則此詩非刺其君也崔靈恩集註云君子儉以能勤疑今本君下脫子字

王肅孫毓之說皆然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汾水名　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朱註沮洳水浸下濕之地也　毛傳莫菜也　鄭箋無度言不可尺寸量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

毛傳於汾水漸洳之中采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也

鄭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
公路之禮也　許氏曰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於
利而用心褊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賦而興也　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　鄭箋公行
主君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賦而興也　朱註一曲水曲流處也　毛傳藚水舄也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虞惇曰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采莫采桑采藚蓋即茹葵之類非特儉嗇而已是亦與民爭利也儉不中禮則吝吝必至於貪伐檀碩鼠之所為作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言采其莫如毛鄭之説則賦也集註以為興而不言取興之義竊意采莫是言其儉勤亦非必之子之親行采莫也故以為賦而興云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虞惇曰比也　朱註殽猶食也　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　鄭箋彼人謂君也

孔疏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殽喻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　程氏曰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　朱註彼不知我心者見其歌謡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

者重嗟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

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王氏

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　程氏曰此詩可謂憂深思

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

豈復有徳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

人憂思之深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比也　陸氏曰棘酸棗也　鄭箋聊且畧之辭也

毛傳行國出行國中以寫憂也　范氏曰罔極言責

君無已也

虞惇曰酸棗非美實而亦可食喻雖小國寡民亦可

用　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

下不聲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

者何事急為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至驟滅其國哉國

雖亡未必如是之速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箋魏君薄稅省用徒食園桃桃非常食之物於理未通今從毛傳朱註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以兩則字兩矣字相應為興所謂興之不取義者也今亦從毛傳斷屬比不我知今本作不知我依唐石經改正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關中李因篤云父曰嗟予子行役本一句讀而子字於句半為韻與已哉止平上通韻下二章亦然

賦也 毛傳山無草木曰岵 鄭箋無已無已無懈倦也

蘇氏曰上猶尚也 毛傳旃之也 朱註止止於

彼也生則來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也　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已之心之為深切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屺母季寐哉棄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王氏曰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毛傳無寐無耆寐也　呂氏

曰無棄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弟偕哉死平上通韻

賦也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顧氏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也嗟乎時使薄斂是何人哉

陟岵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上慎旃哉鄭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
列時也不若從蘇氏作尚夙夜無寐夙夜必偕
朱註但為勞苦之辭今從舊説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虞惇按魏國雖削小無一夫十畝之理且國小則
民寡何至民無所居序説贅也　申公説政亂國
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也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

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

風著十畒之詩

十畒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張氏曰十畒之間郊外場圃之地也　朱註

閑閑往來自得也行猶將也還歸也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十畒之

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畒之

田其所以為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

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朱註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虞惇按毛鄭泥於小序專主削小之意於理未通申公說今集註用之蘇氏亦本之申公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張揖氏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虞惇曰興也　毛傳坎坎伐檀聲也　朱註檀木可為車者　毛傳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　朱註猗語辭　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鄭箋胡何也　毛傳一夫之居曰廛　鄭箋冬獵曰狩宵田

曰獵貉子曰貆彼君子斥伐檀之人也　毛傳素空也

呂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悠悠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　嚴氏曰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見河水之清漣而翫而樂之不戚戚於得喪也

鄭箋是謂君子不得仕進也　蘇氏曰伐檀以俟世用置之河干河非用車之處也君子之仕亂世其

難合也如檀之於河小人則不然不稼穡而得禾矣不狩獵而縣貆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則未可以取而取之矣 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君子仕有功乃肯受祿 朱註君子之志以為不耕不可以得食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黃氏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輻古方墨反後同

興也　毛傳輻車輻也直直波也　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也　毛傳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興也 朱註輪車輪也 毛傳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孔疏囷圓倉也鶉鷂屬 毛傳熟食曰飧孔叢子孔子曰吾於伐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虞惇按詩序辨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玩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之素餐也若但云君子厲志如此

則胡瞻爾庭殊無所謂又伐檀是取興之義非必君子真自伐檀註云賦也亦非是河水清且漣猗毛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孔氏正義云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闇主常多明君稀出皆求詩之過今亦不取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詩序辨此亦託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未必直比

其君也　申公說大夫貪戾魏人怨之作是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貫事也　鄭箋逝往也樂土有德之國也　朱註爰於也

鄭箋言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歛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鄭箋德恩德也　嚴氏曰直猶伸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毛傳苗嘉穀也　朱註勞勤苦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　毛傳號呼也

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

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上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讀詩質疑卷九

讀詩質疑卷十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唐

鄭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

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朱註詩不曰晉而曰唐仍始封也　虞惇按唐晉風也稱唐何也不與曲沃之滅翼也自成王封叔虞於唐子燮父嗣封改為晉則晉之為唐文武茅土之舊也成侯徙曲沃

穆侯徙絳昭侯徙翼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曲沃寖强遂與翼分國春秋傳於鄂侯哀侯小子侯緡皆謂之翼於莊伯武公皆謂之曲沃而皆不書晉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至僖二年而晉之名見於經盖翼侯失地曲沃簒國自緡而上向之翼侯非晉侯也武公而下今之晉侯實曲沃也夫子録詩多異曲沃時事故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不稱

晉復周之舊而稱唐　漢書地理志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孔疏季札聞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平去通韻堂康荒又自為韻

賦也　毛傳蟋蟀蛬也九月在堂　嚴氏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　毛傳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　鄭箋居所居之事也　朱註瞿瞿却顧貌

鄭箋蟋蟀在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不復暇為之無已太康欲其用禮為節也思其居謂國中政令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　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性情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是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故君子閔之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也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

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毛傳邁行也　歐陽氏曰思其外謂廣周慮也　毛傳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　鄭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矣　毛傳

慆過也　朱註休休安閒之貌

嚴氏曰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

之來更有出於非常者不可不預為之備也　朱註

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

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傳以職思其外為禮樂之外叓以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憂皆非也事無出於禮樂之外者國之可憂不止侵伐說亦太拘今不取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婁古音閭

興也 毛傳樞荎也 呂氏曰爾雅楡白枌也 孔

疏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 毛傳婁亦曳也 孔

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朱註宛坐見貌 毛

傳愉樂也

蘇氏曰人君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而不能用如山

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　毛傳栲山樗杻檍也洒灑考擊也　孔疏保

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　毛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　孔

疏人無事則長日難度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

長此日也

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愈也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序辨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也集註亦主此為說然玩詩辭氣悲憤激切幾幾有不終日之懼以此為寬其憂誤矣且亦未見其為答前篇之意

也末章云人多憂則覺日短驗之情理恐未然

今不取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春秋傳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魯惠公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申公說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古韻沃藥同部不必叶

朱註比也　陳氏曰鑿鑿巉巖貌　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孔疏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　鄭箋君子桓叔也

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也

歐陽氏曰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白石喻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也　嚴氏曰子指叛者如潘父之徒也言欲從此人往見桓叔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早爲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鵠轉平聲爲候平上去入通韻

比也　毛傳皓皓潔白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命彌吝反平去通韻
比也　毛傳粼粼清徹也　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収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也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也　許氏曰時沃有簒國之謀潘父將為内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其曰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乃反辭以見意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且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更六世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聽之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虞惇按鄭以白石鑿鑿喻桓叔除民所惡民有禮義毛以我聞有命為曲沃有善政命不敢告人皆衍說今從歐陽氏蘇氏集註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愚意若此詩果為叛晉而作則叛人之詩夫子必不録之以垂教故今録嚴氏許氏之說以正之從子于沃正義集註皆云子指桓叔也既謂之子又謂之君子辭意複

沓今亦從嚴氏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鄭改襮為綃蓋魯詩說云爾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申公說昭侯封公子成師於曲沃成師治衆盛強

師服憂之作是詩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

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將失國也說詩而不

用序則以此詩為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也　朱註椒木名其實味辛而香烈　陸氏曰聊語助也　鄭箋之子桓叔也　毛傳朋比也　朱註且歎辭條長枝也

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　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　嚴氏曰稱桓叔為彼者意主告昭

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也　毛傳兩手曰匊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碩大無朋毛云朋比也王肅孫毓皆以為倫比之比鄭云大謂德美廣博無朋謂平均不朋黨是衍說也孔氏捨毛而從鄭今正之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　毛傳綢繆猶纒緜也　鄭箋三星心也二月之合宿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在天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　朱註良人夫也　鄭箋子兮斥嫁娶者

毛傳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　嚴氏曰嫁娶用仲春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朱氏

曰失時而後遂喜之極而不自勝也　呂氏曰曰良人曰粲者盖互為男女之辭　許氏曰上四句詩人述夫婦之言下二句詩人道其夫婦之喜也首章子兮指女卒章指男二章則兩指之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逅古胡故反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隅東南隅也　鄭箋心星在隅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　王氏曰邂逅不期而會也　虞惇

曰失時而後逐若邂逅然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者古音渚後並同不必叶

興也 鄭箋在戶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 孔疏粲美女也

李氏曰淫佚之禍生於奢侈唐風尚儉昏姻雖不得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云三星參也鄭云三星心也參心皆三星而心爲嫁娶早晚之候毛於小星三五在東亦以三星爲心故今從鄭又毛以在天爲十月在隅爲十一月十二月在户爲正月皆陳昏姻之正時據詩刺昏姻之失時不必云陳正時也故今亦從鄭惟綢繆之義從毛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

申公說君子教人孝友之詩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 毛傳杕特生貌杜赤棠也 王氏曰湑湑潤澤也 毛傳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 毛傳佽助也

嚴氏曰杜雖特生其葉湑然猶足以芘其本根今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 鄭箋此豈無異姓之

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　呂氏曰苟他人可恃則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益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虞惇按嗟行之人四句毛鄭以為異姓之臣當助君朱註云此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俱不若讀詩記之為善今從之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袪袂也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

羔大夫間之　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鄭

箋故故舊也

孔疏在位不與民相親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乎以子故舊不忍去耳

鄭箋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　嚴氏曰好舊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居居究究未詳又云此詩不知

所謂不敢強解據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毛鄭

說蓋本此陸佃埤雅云豹袪下大夫也豹褎

上大夫也以褎袪為大夫之別恐亦鑿說今

不取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鄭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　毛傳肅肅羽聲也　朱註鴇鳥名　毛傳集止也　孔疏物叢生曰苞栩柞櫟也　毛傳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緻也　鄭箋蓺樹也　毛傳怙恃也　鄭箋君子下從征役危苦如鴇之樹止然　許氏曰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緻故竭力在外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也　孔疏乃告於天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呼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 鄭箋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興也 蘇氏曰行列也 朱註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顧大韶氏炳燭齋隨筆云詩王事靡盬

註云不可以不堅固也夫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已來皆然不可易矣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為義漢書為酒醪以靡穀註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披靡分也盖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盬之細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此說最為近理然先儒從未有見及此者故未敢遽援以釋經姑識於此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虞惇按春秋傳及史記平王三十二年魯惠公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曲沃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平王四十七年桓叔卒子莊伯鱓立伐翼弑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桓王二年魯隱公之五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莊伯卒子武公偁立桓王十一年魯

桓公之三年武公伐翼殺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

桓王十五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明年遂滅翼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僖王四年魯莊公之

十六年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王王命武

公以一軍為晉侯　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

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　孔疏武公以孽奪宗於

法不當賜之命曰美者其臣之意美之也　程氏

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

其所可美也 申公説唐公孫偁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寳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毛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孔疏子天子之使也 虞惇曰欲其請於天子而賜之

朱註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

則不成為君　鄭箋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　毛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燠煖也　鄭箋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朱註當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負簒弒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傲無

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器既不能討又從而爵命之王綱於是乎不振而天理民彝或幾乎絶矣　嚴氏曰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武公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不與非假王寵則不能定也此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

周之不復振也　王氏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虞惇按集註子天子也諸侯未終喪則稱子天子不稱子也稱天子為子而直斥曰不如子之衣此何等語而録之恐不可以為訓今從舊說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末二句無韻或合二章為韻如二南之麟趾騶虞也

朱註比也　鄭箋道左道東也　蘇氏曰噬逝通

鄭箋曷何也

鄭箋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喻武公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

虞惇曰彼賢者其肯過我乎若肯過我我中心好

之則當思何以飲食之矣　孔疏教武公求賢之法

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陳氏曰使武公誠有好賢之

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比也　毛傳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曷飲食之曷何也毛鄭云何但飲食之

朱子云無自而得飲食之而諸家又解作曷不飲食之皆非詩本義也孔疏與陳氏說頗得何字之意更以鄙見申之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鄭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虞惇按春秋傳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臯落氏滅夏陽滅虢滅虞敗狄于采桑所謂好攻戰

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野神與反

興也　朱註蘞草名　鄭箋予美謂其君子也　朱

註葛生蒙於楚蘞生蔓於野各有所依託也　蘇氏

曰今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毛傳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　朱註粲爛鮮美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蘇氏曰物存而夫亡是以感而思之

夏之日冬之夜百歳之後歸于其居夜音豫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夏日永冬夜永　毛傳思者於晝夜之

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鄭箋居墳墓也

朱註相見無期要死而相從也　鄭箋婦人專壹義

之至情之盡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

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鄭箋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角枕粲兮一章毛鄭以為齋而行事亦

太拘今從蘇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苓力珍反平去通韻

朱註比也　毛傳首陽山名　朱註巔頂也　毛傳苟誠也

毛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　孔疏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興由君多問細事於小人　鄭箋采苓采苓者非一人也采苓者皆云采於首陽之山首陽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然而人必信之事蓋有似而實非者　歐陽氏曰戒以聞人之言勿得聽信舍置之勿以為然　孔疏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

偽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　朱氏曰苟亦無信欲其察之詳也苟亦無然欲其聽之審也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　毛傳苦苦采也　朱註與猶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

陸氏曰苓甘者苦苦者葑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也讒人無所不至或因人之所甘而譖之或因人之所苦而譖之或因人之所甘所苦而并譖之

采苓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毛鄭以人之為言為稱薦人使進用之

言舍旃舍旃為誇訕人使貶退之言非也人之為言是泛說舍旃舍旃是教之舍置其言非言有善惡也下文再云人之為言不復更云舍旃意可見矣集註及歐陽本義得之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讀詩質疑卷十一

大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秦

鄭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平舜

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歴夏商興

衰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

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蘇氏曰伯翳之後子孫當夏商之間

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雒生成及非子孝王邑非子於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為諸侯後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　漢書地理志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

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孔疏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禮樂車馬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　李氏曰鄭風都曼齊風闡緩秦風廉勁亦由風聲氣俗使然

朱註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何哉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尚當監乎此而凡有國者其於導民

之路尤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朱氏曰或問秦有風而吳楚無風何也曰吳楚僭王猾夏外之故無風　虞惇曰杞用夷禮蔡服於楚滕薛役於宋故皆無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賦也　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内小臣也　鄭箋欲見國君者先令寺人傳告之

朱註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　毛傳陂者曰阪下濕曰隰耋老也八十曰耋

鄭箋阪有漆隰有栗喻秦仲之君臣各得其宜也

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　呂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

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興也　毛傳簧笙也
虞惇曰秦始立國而寺人首見於風詩秦之用寺人
舊矣其後遂以寺人亡天下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獸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箋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驖驪阜大也　孔疏駟馬當八轡言六轡者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也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轡而已不假控制也　毛傳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鄭箋媚子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毛傳時是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　朱註奉之者虞人驅以待射也碩肥大也拔矢括也　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　孔疏戒御者從左而逐之公親射之舍矢則獲言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　朱註田事畢矣乃遊於北園　毛傳閑習也輶輕也　鄭箋輕車驅逆之車　朱註鸞鈴也效鸞

鳥之聲鑣馬銜也　鄭箋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

孔疏乘車鸞在衡和在軾　毛傳獫歇驕田犬也長

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朱註以車載犬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

其獲而息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公之媚子朱註云媚子所親愛者也今

從毛遊于北園鄭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

平居遊於北園時習之也載獫歇驕云載始也

謂違其搏噬始成之也今從朱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虞惇按史記秦仲為西戎所殺莊公伐西戎破之

及西戎弑幽王襄公討西戎以救周襄公十二年

伐戎至岐而卒　王氏曰後漢書西羌傳秦襄公

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兾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皐之戎頴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張氏曰車鄰駟驖小戎諸篇武事備矣葢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霸有天下而其後亦以强兵黷武不二世而亡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之温柔敦厚者相去逺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續徐邈辭屢反收輈一韻驅續馵平去入一韻玉屋曲一韻不必强叶集註八句通叶一韻非是

賦也　毛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　孔疏軫者車前後兩端之横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淺收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軫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深八尺兵

車比之為淺也　毛傳五五束也楘歷録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　孔疏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轡下句之衡横於輈下而輈形穹隆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道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録然也　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　朱註以皮為環當服馬之背上游移無定處引驂馬之外轡貫之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亦皮為之前繫於衡後

繫於軫當服馬之脅驂馬欲入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　毛傳陰揜軌也　孔疏軌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所以陰映此軌也　孔疏靷所以引也　孔疏車輪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别以皮為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兩靷將絶是也　孔疏鋈沃也　毛傳續續靷也　朱註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銷白金灌沃其環以為飾也　孔疏茵者車上之褥文茵用虎皮為之有文采也　毛

傳暢轂長轂也　孔疏轂所以貫輪者大車之轂長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比大車為長也　毛傳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　朱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　孔疏板屋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　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

朱註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王命往而征之故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葢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

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阜手一韻驂合軜邑平入通一韻期之一韻中字不入韻不必叶詩多不用韻之句疑者闕之可也

賦也　鄭箋赤馬黑鬣曰駵　毛傳黃馬黑喙曰騧

鄭箋中中服也驂兩騑也　朱註盾干也　孔疏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　朱註觼環之有舌

者　毛傳軜驂内轡也　朱註置䩭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䩭軜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錞釋文音敦犀錞苑平上通一韻膺弓縢與一韻末二句韻未詳

賦也　孔疏俴駟四馬皆用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

而易旋習也　鄭箋羣和調也　毛傳厹三隅矛也

孔疏矛鋭底曰鐏平底曰錞鋈錞鋈以白金為其錞也　鄭箋蒙厖也　孔疏伐中干也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　朱註苑文貌畫雜鳥之羽於伐苑然有文也　毛傳韔弓室也　孔疏虎韔虎皮為之　補傳曰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以金鏤飾之也　孔疏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二弓備折壞也

朱註閉弓檠也儀禮作䩛　毛傳緄繩縢約也　孔

疏以竹為閉置於弓隈以繩約之而後納於韔　朱註檠弓體使正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鄭箋閔其君子寢興之勞又思其性與德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車甲弓矛之制孔疏最詳集註增損字句尤較明顯今參用之虎韔鏤膺從逸齋補傳以上下文皆言弓不應鏤膺二字獨言馬嚴氏詩緝亦主此義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呂氏曰比也　毛傳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毛傳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喻國家待禮然後興　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　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

而求之則艱且逺　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也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葢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嚴氏曰周弱而縣秦强而顛禮之存亡異也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　毛傳晞乾也

陸氏曰水草交為湄　鄭箋躋升也言難至也　毛

傳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右音以

比也　朱註采采盛而可采也　毛傳涘厓也右出

其右也

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然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

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為先襄公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也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毛傳於此詩簡而未達鄭箋以蒹葭蒼蒼喻衆民不服所謂伊人為知周禮之賢人不

若讀詩記之意味深長也故今從之朱子不主小序大約以為懷人之詩若在鄭衛篇中恐亦不免於淫女望其所思而不來之說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子貢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

六年伐戎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盍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裘古渠之反後並同梅裘哉韻本通不必叶

興也　毛傳終南周之名山也條槄梅柟也　鄭箋至止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

渥厚漬也渥丹言赤而澤也

鄭箋名山高大宜有茂木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　蘇氏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章服以自嚴飾而成其尊　范氏曰有其服有其容必德足以稱之其君也哉戒之之辭也　孔疏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不宜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　毛傳紀山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黒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朱註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

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孔疏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秦本紀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獨哀三良者傷善人也　朱註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無明王賢霸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者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

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宫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恠哉　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黄鳥之詩交譏之也　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棘息特與穴慄各為韻不必叶

興也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孔疏止於棘得其所也　毛傳子車氏奄息名　朱註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　毛傳慄慄殲盡良善也

蘇氏曰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木交交而和鳴今三子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　孔疏秦人哀傷三子之死臨視其穴惴然悼慄乃愬之於天　鄭箋若可

以他人贖之者人皆願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惜善人之甚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鄭箋防猶當也一人當百夫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興也　毛傳禦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交交黃鳥止於棘止棘謂得所之義鄭云黃鳥止於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是衍說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其穴乃三良之穴國人哀之故臨穴而惴慄非三良畏死惴慄也朱云康公從父亂命迫而納之於壙觀臨穴惴

慄之言可見是曲說也皆不從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申公說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風方愔反

虞惇曰比也　毛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

鄭箋君子賢人也　程氏曰欽欽憂而不解之意

虞惇曰我謂賢者也

程氏曰林木茂盛則飛鳥集朝廷有道則賢人歸以晨風喻者取其去來之疾也人君好賢則賢至禮貌衰則浩然去矣　呂氏曰憂心欽欽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韻叶樂錫同部不必叶

比也　陸氏曰櫟柞櫟也駮梓榆也皮青白如駮

鄭箋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賢者亦國家所

宜有矣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比也　毛傳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呂氏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此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戾彦之歌同意葢秦俗也今從序毛鄭泥序忘穆公之

業遂以詩上四句為穆公好賢下二句為穆公責康公意殊迂曲今但主康公為說從吕氏讀詩記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孔疏按春秋文公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讐故征役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虞惇按此詩刺用兵而云王于興師者秦之先公嘗奉王命以討西戎詩人稱其先君之事以刺之見今之不然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衣師袍矛隔句韻下章同

毛傳興也袍襺也　嚴氏曰于曰也　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鄭箋怨耦曰仇

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王之興師也亦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毛傳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孔疏士卒衆矣君不能皆與之同袍也仁人在上恤民饑寒知其有無救其

困乏皆如此同袍矣　虞惇曰此設為平居相謂之辭以諷其上也　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世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爱相扶持者非一日之積矣故其民尊君親上而樂為之致死也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誠欲其君奉王命以討賊復讐為事耳　謝氏曰驪山之禍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共

之仇也讀文侯之命平王君臣已無復仇之志矣無衣一詩獨稱王于興師凛然有奉天討申大義之意此十三國風之所僅見者乃知岐豐之地被文王之化最深雖世已屢降而忠君親上之澤猶未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興也　鄭箋澤褻衣近汙垢者也　孔疏戟車戟常也長丈六尺　毛傳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興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此詩唯毛傳為得鄭箋誤矣集註以秦人强悍好鬬其平居相謂如此殊未得上下相一體之意今畧用蘇氏但蘇氏云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則是與子同袍之子指民言與子同仇之子指君言兩子字各為義恐未安今用其句而以鄭意稍更之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虞惇按詩意作於送之之時非即位後作也末二句後人附益之文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隔句韻亦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母之昆弟曰舅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咸陽之地　朱註路車諸侯之車乘黄四馬皆黄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瓊瑰石而次玉

張氏曰康公送舅而念母是固良心也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能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乘權輿賦也　毛傳夏大也　朱註渠渠深廣貌　毛傳承繼也權輿始也　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為權輿

朱註始有夏屋以待賢者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

故嘆其不能繼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簋

古音九後同

賦也　孔疏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

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朱註四簋禮食之盛也

朱註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

王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爲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

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夏屋渠渠鄭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

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意勤勤然

據正義王肅云夏屋大屋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楚辭大招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是夏屋大屋也集註亦以為大屋今仍之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讀詩質疑卷十一

讀詩質疑卷十二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陳

鄭譜曰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漢書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漢書匡衡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名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朱氏曰或問陳也杞也宋也皆先代子孫也何以陳有風而杞宋無風曰宋之詩則有商頌矣杞當春秋時用夷禮春秋貶之夫子亦曰杞不足徵也故無風　嚴氏曰陳詩十而六為淫靈公之時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

夷之也　虞惇按春秋周定王之九年楚莊入陳

蓋自是而中國無霸矣故變風終陳靈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鄭箋子斥幽公也　毛傳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　鄭箋無望無威儀無可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夏古音戶後

同不從叶

賦也　毛傳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

鄭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缶瓦器可以節樂　毛傳翿翳

宛丘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漢書地理志引宛丘東門之枌二詩以

為陳俗巫鬼之証則此二詩當為淫祀鼓舞之

詩而序不言他亦無可考故今但以序為正子

之湯兮毛傳子大夫也鄭箋子斥幽公也序明言刺幽公當從鄭詩序辨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謚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朱子嵩攻小序於凡序之刺其人論其事者皆詆而斥之故其說云爾詳見邶風柏舟篇之下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　毛傳枌白楡也栩杼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也子仲陳大夫氏　鄭箋之子男子也

毛傳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差古音磋差麻娑韻原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穀善也　鄭箋差擇也　毛傳原大夫氏也

孔疏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佚

見朝日善明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可從之也彼原氏之女亦即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婆娑於市爲　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乃相就而荒樂爲　蘇氏曰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　毛傳逝往也　鄭箋越於鬷總也　毛傳邁

行也荍芘芣也椒芬芳之物也

鄭箋朝日善明曰往矣於是男女總集合行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荍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為男女南方之原為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朱子因之故集註云子仲

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葢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績其麻上文絶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為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為男女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脉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兩言婆娑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

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内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為合按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原氏非臆說也子仲既為氏安知原之不為氏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説贈物以結好則三章之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

錯亂複疊之病矣集註又云此男女會聚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績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績其麻者毛傳鄭箋之湮沒久矣畧為疏通證明以竊附於擇善而從之之意非敢故為異同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虞惇曰比也　毛傳衡門横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樂飢樂道而忘飢也

歐陽氏曰喻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比也　鄭箋姜齊姓

歐陽氏曰上言小國皆可為此又言何必大國然後

可為皆所以誘之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比也　鄭箋子宋姓

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爲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

衡門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之解惟歐陽本義與序誘掖之旨相合意理殊妙鄭箋王任用賢臣失之偏矣朱註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其辭則然而非辭之所以然也可以樂飢鄭箋作𤻲飢說文云𤻲治也唐石經亦依鄭作𤻲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池古音沱後

並同

興也　毛傳池城池也漚柔也　鄭箋晤猶對也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鄭箋於池中漚麻使可緝績作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　蘇氏曰陳公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蓋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　朱註紵麻屬　毛傳論難曰語直言曰言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　孔疏茅已漚者為菅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男女會遇之詩詩中可與晤歌可與晤言絶無淫邪謔浪之意不得目為淫詩

朱子說未敢從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昬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虞惇按坊記子云昬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昬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　朱註楊柳之揚起者也　毛傳牂牂盛貌

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喻時晚也　朱註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孔疏刺當時之淫亂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晢从折从日音制

興也　毛傳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昏姻失時毛以為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今據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則從

鄭為是但此詩之旨與鄭之丰同皆刺親迎而女不至以見當時之淫亂不重昏姻失時也故畧之詳見邶風匏有苦葉章之下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處悖按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明年蔡人殺陳佗詩蓋刺佗之不良而咎桓公之不能去佗也序云無良師傅者

失之　逸齋曰佗巳自立為君矣序詩者直言陳佗不稱君葢得春秋書蔡人殺陳佗之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　蘇氏曰夫陳佗也　鄭箋巳猶去也誰昔昔也

毛傳墓門幽閒希行生此棘薪惟斧可以開析之

虞惇曰喻佗之不良而公當早去之也　蘇氏曰國

人皆知佗之不良矣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盖歸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釋文訊又作誶徐邈息悴反楚辭章句引詩誶予不顧葢古人二字通用也顧予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鴞惡聲鳥也萃集訊告也

蘇氏曰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

無危不可得矣　朱氏曰告之而不予顧至顛沛而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詞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鄭泥序無良師傅之語遂以夫也不良為師傅之不良全旨俱失今從蘇氏詩序辨云陳佗亂賊被討故序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率類此此說非是詳見邶風栢舟篇之下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　毛傳防邑也卬止也　鄭箋旨美也　陸氏曰苕苕饒也　毛傳侜張誑也　程氏曰予美心所賢者也　陸氏曰忉忉憂也

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鵲巢之漸積搆成又如苕華之蔓引牽連將及我也　程氏曰侜譸張迂迴也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　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鷊綬草

也　程氏曰惕懼也

歐陽氏曰中堂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

雜衆色成文猶多言交織而成惑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葢

朱子於懼讒之詩則皆以為淫風矣子貢傳申

公說洩冶被讒内子憂之而作亦未有明據鵲巢言苕毛鄭取興之義殊未安今從歐陽氏子美不指宣公而云心所賢者程氏之說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興也　毛傳皎月光也　朱註佼人美人也　毛傳僚好貌　朱註窈幽遠也糾愁結也　孔疏悄猶憂也　虞惇曰皎月光潔也皓月光白也神女賦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朱註安得見之以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興也　孔疏懰好貌　朱註懮受憂思也　王氏曰慅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慘五經文字作懆上去通韻
興也　蘇氏曰燎明也　朱註夭紹糾緊之意　王

氏曰慘不舒而幽愁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從朱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虞惇按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明年楚莊王入陳殺徵舒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鄭箋徵舒字子南

朱註淫乎夏姬不可言也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　朱註說舍也　鄭箋或說舍焉或朝食焉責之也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隐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適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於株矣乘我乘駒則食於株矣雖欲為之隐不可得也　朱氏曰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陂古音波

興也 毛傳陂澤障也蒲水草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蘇氏曰思而不得見故憂傷涕泗也　嚴氏曰寤而覺寐而寢更無他事但憂傷涕泣而已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興也　毛傳蕑蘭也　朱註卷鬢髮之美也　毛傳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興也　毛傳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朱註輾轉伏

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呂氏曰變風始於鷄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

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

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胥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蘇氏曰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盍亦嘗原詩之所為作者乎詩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世之盛也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為發而為詩則其詩

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佚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有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禮義消

亡其詩淫而無度不復可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

澤陂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蒲以喻男之情性荷以喻女之容體又改蕑為蓮蓮以喻女之言信又云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皆曲說也毛以傷如之何為傷無禮亦非是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十二

讀詩質疑卷十三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檜

鄭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陂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爲其國北鄰於虢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

夫去之檜之變風始作　蘇氏曰周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不傳故其作詩之時世不可得而知也　顧氏曰滕薛之無詩微也虢檜皆為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虞惇曰檜滅於西周之終天下無王也曹滅於春秋之終天下無霸也亂極則思治故終之以豳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　蘇氏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以朝服燕而以朝天子之服朝

許氏曰服其服尸其位而已　毛傳國無政令使

我心勞

范氏曰所事唯在衣服之間則其怠於政治可知矣此賢人所以去也夫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

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憂之而傷悼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　毛傳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　孔疏如膏光澤也

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於外飾禹惡衣文王

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檜君絜其衣服逍遥暇豫

而一無所為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能無中心之

悼哉

羔裘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狐裘不言色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是狐裘非一色也於禮狐白裘最貴故為朝天子之服鄭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檜君以朝服燕祭服朝今云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者從蘇氏說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　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　朱註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毛傳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鄭箋憂不得見是人也

孔疏禮三年之喪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　張氏曰不能三年至期而除則未

始用練冠　鄭箋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　輔氏曰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人欒欒言服與情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内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　毛傳素冠故素衣　朱註同歸者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　朱註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　錢氏曰如一守而不變也

毛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素冠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毛以素冠為練冠鄭以素冠為大祥之冠王肅孫毓皆以箋說為長而朱子從之惟東萊讀詩記則從毛今按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大抵不

能三年者皆服一歲服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喪亦必服之不必庶見之也若云喪禮始終無韠遂以三章素韠為疑則二章之素衣於禮亦無文禮朝服緇衣素裳無素衣既衣可從裳則韠亦可從裳不必援喪服小記為難也故今仍從毛二章與子同歸毛以為歸已之家鄭以為歸彼之家觀其居處說皆太拘今不取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毛傳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夭少也　嚴氏曰沃沃生意盛也

呂氏曰萇楚枝條柔弱至於長而牽蔓蓋如人之多欲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可愛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

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葢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蘇氏曰君子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興也　毛傳家室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興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樂子之無知鄭云知匹也非是陸璣草木疏云萇楚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而鄭云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亦非也朱註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不如草木之無知蓋本申培說也又云子指萇楚也萇楚可言無知不得言無家室有狐之之子註亦即指狐狐無衣裳萇楚無家室說皆未可通今取呂氏說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虞惇曰興也　毛傳發飄風也偈疾驅也　朱註周道適周之道也　毛傳怛傷也

蘇氏曰匪風也而發發然匪車也而偈偈然言惡政之及民也　嚴氏曰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傷今而思古也　漢書王吉傳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

傷者蓋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平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迴風曰飄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　毛傳溉滌也鬵釜屬　鄭箋檜在周之東

朱註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

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　呂氏曰言有能興周

道者則已將歸之也　程氏曰魚人所欲善政人所

思　毛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信

匪風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公與漢書王吉

傳正相合集註過於簡捷遂失取興之義今參用蘇氏毛公亨魚之說亦非詩本義而意旨殊妙故附録之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十三